

孤证

近狂

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 选编

2015 年度
法治文学精选
(小说卷)

代表本年度中国法治文学最高创作水平
一年一度的中国法治文学盛宴

群众出版社

孤证

孤证

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 选编

群众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孤证 / 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编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6. 9
(2015 年度法治文学精选·小说卷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564 - 5

I. ①孤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9139 号

孤 证

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 编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

印 张: 9.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65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564 - 5

定 价: 33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电子邮箱: qzchs@sohu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奔逃的月光 / 侯国龙	1
天堂就在故乡 / 张国华	42
发展大道 / 韩永明	87
万木春 / 宋志军	136
煤球李子 / 刘心武	206
孤 证 / 胡性能	220
梅花三弄 / 刘庆邦	236
扇背镇传奇 / 陈再见	260

奔逃的月光

侯国龙

—

还是刚入梅的时候，拆迁的传言就已经野草般在分金街蔓延开了。

分金街人人都像得了恐慌症。他们逢人就说入梅早了，是要出事的。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或者说个事儿，他们爱答不理的，总给我说管管老天爷吧，叫它不要下雨了。我说没那能耐。他们就指着我的鼻子说，那最好啥也别管。说得我脸上一抽一扯的，像吹了阴风。

后来我算是明白了，他们谈起雨天就会特别地起劲。无非他们会先相视一笑，笑到别人刚察

觉就敛住了，然后就会像耐不住性子的钓客互抛着鱼线，都指望别人会是那条冒失的可怜虫呢。但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是傻子，谁会把关系全家切身利益的秘密和盘托出呢？要是被拆迁工作队的“奸细”告了密，那房子还不是别人想咋拆就咋拆，吃了这回亏就等于吃一辈子亏呢。谁不防着点儿谁啊？

我和老艾就是他们处处提防的“奸细”。想想也是，也难怪他们会这样认为。街道办合并了，居委会搬走了，方圆几公里，唯独我们警务室还不知趣地立在那里。

再说我吧，才从九峰山派出所调来这里。很多人说我走了狗屎运。他们就是这么想的。别的不说吧，九峰山是什么地方？是九座连在一起的山，山里面还有片公墓，活人送死人的地方，鸟从那里飞过都不带声的。

老艾与我不同，他在分金街干了十来年了。他才不管别人背地里怎么骂我们呢，上面没说撤就守着。没事的时候，他就挺着个大肚子，像不倒翁那样在警务室里晃来晃去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。

一开始，我们聊天仅限于他问我答。

他先从我的毕业院校、学历问起。

我说武大毕业。他惊讶得接连“哦”了好几声。在他眼里，武大毕业起码也要去当个街道主任吧。我说，还主任，有同学到现在都没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呢。他立即又像从某个困顿中明白过来了，哦，倒也是，找工作不容易啊。他又问，那你毕业了，咋办？我说，能咋办？去考公务员呗。他嘿嘿一笑，问，然后呢？

然后，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，从租房子专心备考讲起。房子租在女朋友家附近，原因可能很多年轻人都猜得出来。没住上一个月，房东说不能住了。我问为啥？房东说要拆迁。我说总得让我把半年住完吧。房东说只是先通知一声。我关上门，继续做了两个月的试卷。女朋友偶尔来探望我一下，看着墙角越码越高的备考资料，她撇着嘴说，怕墙倒了？她那绝对不是幽默，知道吗？她有种心理优势，唉，能怎么办呢，多做一份试卷就多一分胜算啊。好在

没等试卷把房子堆满，我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。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：

从今天起，我，刘某人，不再是谁的房客了！我是一名公务员了。

我一字不落地复述给老艾，样子肯定很好笑。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我说，老哥，我喜极而泣呀！在屋里大叫着，抓起试卷撕个粉碎，扔得满屋都是，像扔钱一样那么畅快。去他妈的房东，去他妈的拆迁队！

在向老艾描述的时候，我又额外加了句英语：Shit！

时间长了，我就发现老艾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。他从不打岔，你说他就听着，你不说了他就又提问。说实在的，他要是不问，这些事儿说不定哪天就从我脑袋里跑掉了。

他还问过我一些学校的事情。

我想都没想地向他说起了樱花。

哎呀，每年三月刚过，晃动的黑脑袋和飘飞的樱花，这一黑一白的搭配浑浑然就成了武大标志性风景了。偏偏有些人不甘心只看后脑勺，就忍不住朝着树干踢或是抱着树摇，花瓣便簌簌地飞旋起来，那闹哄哄的场面可想而知了。有人端着相机咔嚓咔嚓地狂拍。也有人趁着兴奋劲儿在伴侣身上抚摸着，像那娇嫩的樱花开在对方胸部、臀部，那么爱不释手地把玩着。

他们大声尖叫着，下雪啦下雪啦。

那都是外地人。老艾打断了我的描述。

我竟然忘了老艾是本地人了，他怎么会不知道武大的樱园呢。

说完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可能觉得有些不妥，又改口说，你现在是武汉人了，正儿八经的警察身份。

我冲他笑笑，心想，那也不全是外地人吧。管他是不是外地人，反正我是不会发神经去摇树的。干吗非要分出个武汉人和外地人来呢，莫非武汉人长得不一样？这个想法可真逗。就算武汉人脱光了衣服让我仔细研究，我也分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女朋友，也就

是我现在的老婆，她就是武汉人。同床共枕这么多年，不是我主动研究她，就是她主动研究我，只要她不用武汉话哼唧，我丝毫不觉有何异样。

通常，我们就那样聊着。

整个春天，我、老艾和分金街都泡在雨里。人们都躲在家里，关着门窗商量着天晴了以后的事。活泛着的恐怕只有那几只不识实务的流浪狗了，也只有它们在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春天。

二

雨突然有一天就停了，一丁点儿征兆也没有。

拆迁工作队说成立就成立了。我们警务室要抽人协助别的部门做工作。

老艾说，我去吧，情况我熟。

我贫他说，我去吧，武装带往老哥身上一扎，你就成两节莲藕了，楼上楼下地跑，身体吃不消的。

我多少是带有一点儿私心的。说白了，想图点儿表现呗，总不能老窝在警务室里吭天吧。

也或许我表现得太过强烈了，老艾笑笑之后不再坚持。没干几天，我才明白老艾的笑其实是另有含义的。

分金街上的人恨不得都长出第三只耳朵来。张家说，李家搭的棚子都算了面积，我家的凭啥不算？赵家说，院子里的树是他爷爷种下的，砍了也不能白砍，谁砍我就砍了谁的手。

他们把积攒了一个雨季的话全抛了出来，和自家情况类似的，想法差不多的，都盯得死死的呢。

第一天，我带着一帮子人，举着喇叭喊“今天的搬迁是为了明天重建美好家园”。刚起了个头，一盆潲水就从天而降了。我和喇叭都被淋哑了声。还得喊，换别的喊。然后，砖就下来了，落地的时候头皮都是凉飕飕的。

遇上我敲不开门的，老艾就会不声不响地迎上去，帮我把事情

处理得妥妥当当的。我们夸他宝刀不老，他会笑着说，我连菜刀都不是咧。

要我说吧，老艾既不是宝刀也不是菜刀。他和刀压根儿就没可比性，他心软呀。

有一回，工作队困在老李家。人家不让走，全家老少都上了阵。老李还放了狠话：不把阳台面积全算上，今天谁都别出这个门！

不谈不行。小李像堵墙一样封死了他家的大门。真谈吧，谁出面谁被骂。最后，大家把目光转到我这个年轻人身上来了。有人扯我衣服，朝我努嘴，见我还不动，干脆就推我了。

我像棵待伐的杨木，直挺挺地站在老李面前。我说啥呢，我只是一个小警察，我的任务里就没有这一项。

李叔。我像含着桃核一样吐了句。

老李反应挺快的。谁是你叔了？少扯。

我说，李叔，您看，不是好事多磨嘛。

老李“啪”的一声把水杯摔个粉碎。他的话也变得像玻璃碴那样，谁都不敢接。

小李也像得到什么暗号似的，伸手拽住了一个嘟囔了一句什么的人。此时，门口让出了一道缝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其余的人像风一样都蹿了出去。

不走不行啊。老李家还有李二、李三，已经抄起家伙冲过来了。

我不屑于跑，快步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后背就被抓住了。就在这时，老艾出现了。他一个翻腕甩掉了那只手，扯着我就往楼下跑。

楼下那家的门是开着的，有人接应我们。李二李三赶到门口时，门刚好关上了。

老艾喘着气，骂我，苕伢，别人都跑了，你还充什么蒜。

我发着愣。

有人挪了椅子让我们坐下，是吴妈。她来警务室找过一次老艾，我还给她倒过一杯水，从那次起我就叫她吴妈了。

吴妈说，老李家人多，想换个大房子，可还差两平方米才够条件。

老艾叹着气，像是在拆他家的房子。

吴妈又罗列了一大堆老李家的困难。

我不好说什么，插不上嘴。后来，吴妈要留我们吃饭。老艾夸吴妈烧得一手好菜。吴妈说，小刘，别听他瞎吹，都是家常菜，你们凑合吃点儿，往后，要请你们吃顿饭就难咯。老艾眉毛一扬，说，干脆别搬了吧，你的房子拆了，我的没拆，不嫌弃先住我家，做个过渡。话一出口，连他自个儿都愣住了，眼睛不自在地眨巴着。

吴妈支吾起来了。你们，先坐会儿，我去做饭。

那顿饭我没吃成，我被工作队叫走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听老艾说吴妈答应不搬走了。想必老艾那天是留在吴妈那里吃了午饭的。他还说吴妈愿意把自己楼下的一个小储物间让给老李家。这样一来，老李家就凑够那两平方米了，老李家也愿意给吴妈一些补偿，也算是落个两全其美吧。

老李家心满意足了，见人就说老艾的好。但事情就坏在这里。老李家的事被老王家知道了，非要找老艾当面对质。这种事哪能对质呢，老艾只好装不知道，不吭声。

后来老王就骂老艾是个二尿货。这还不算，他还专门凑上来揭老艾的底。

我表示很忙。他嘴角泛着冷笑，这事儿分金街谁不知道？

他也不管我听不听，围着我开始说道。我知道他说啥，我倒也听说过一些。

那还是好多年前了。警务室来了一个女人，手里拎着两瓶酒，说找姓艾的警察。老艾说，我就是姓艾的，有什么事？女人的眼睛笑成了半弯的月亮，问，真姓艾？老艾打趣地说，真姓艾，不姓焦。女人的脸红了，把两瓶酒往凳子上一放，说，请你帮个忙，我弟弟参军，给开个政审材料，行不？老艾说，政审材料不能随便开。女人急了，说，我弟这人老实得很，好事坏事都没干过。老艾

说，干没干过，你我说了都不算。他退了那女人的酒，去居委会问了问，在档案里查了查，才给开了证明。女人的弟弟顺利参了军，她又拎着两瓶酒，外加两条烟直接送到老艾家里去了。老艾开始坚决不收，女人坚决要送。老艾说这是纪律，我只是按规矩办事。女人说啥纪律？纪律没说警察不准和群众搞好关系。老艾说这是要求，这是我的工作职责。女人说啥要求？要求没说男人不抽烟不喝酒。老艾辞穷了，就把那女人往外推。这一推，那女人就找到了空，猫一般地跳进了老艾的怀里，七拱八扭地没两下就把他的裤腰带下了。

火舌四蹿啊，老艾那堆干柴“轰”的一声就嘶嘶地呻吟起来了。

办事那会儿，女人掐住老艾的玩意儿，说，我看你是姓艾还是姓焦。老艾猴急地连连说，我姓焦我姓焦。

我皱着眉头，听见围拢的人群中有人喉头咕咚一响。

打死我也不会信。人家两口子说的私房话，你们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呢？

老王捂着嘴笑了。我问他，笑什么？他说，你不觉得好笑吗？我说，你们这是妒忌人家的福气。

福气？他女人跟了别人睡，跑了。老王笑得嘴巴都能吞下一个拳头。跑之前生了个女伢，还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种呢。

原本是个俊姑娘，发高烧烧成傻子了。人傻了，美有什么用呢？有人诚心把话往坏处说。

我懒得再听他们胡诌了，这明明是往老艾身上泼脏水嘛。

他家的事你知道几多？老王合上折扇，活像收场的说书人，甚是得意地走了。

我无言以对，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一会儿对老艾说三道四，一会儿又冲我吹胡子瞪眼的。不管我怎么耐心加细心地解释，他们还是会说我们也是共产党的老百姓，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。

呛得人要闭过气去。

谁不是老百姓了？我，老艾，吴妈……都是！

三

他们恨不得把警务室拆了才好。

谁家的锅碗瓢盆被人顺走了，谁家的花草猫狗丢了，都要找来讨个说法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对立着的。顺手牵羊的人偏偏认为那些破东西不值钱，还狡辩东西是在楼道里捡的。丢了东西的人自然会满腔愤怒地说，不值钱你还偷？然后再大讲一番东西的来历，越讲东西就越值钱。如果吵着不过瘾就开骂呗，骂着不过瘾就要动手了。我和老艾当然不会让他们动手，挡在他们打架的姿态中间，劝完这个，又说说那个。大多数时候，顺手牵羊的人会找个机会撤退，然后出门时骂上一句，婊子养的。丢了东西的人就追出来，在后面骂，死不要脸的东西，出门要被车撞死。

我有时还真想看他们打上一架，打他个头破血流。要真这么做，那就又有人告我们不作为了。如果再有人说我走了狗屎运，我就得骂人了。

当然，也有来办正经事儿的，比如开个证明、办个证什么的。要是来个不吵架不办事儿的，反倒成了稀奇。

像吴妈那样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，等你某只眼的余光瞥见她还坐着一人，准会被吓了一跳的。

我还以为她要办什么事。她说过来看看。我照例给她倒了水。她问老艾去哪儿了。我说他去西头劝架去了。吴妈“哦”了一声，起身要走。我也没多想，就说老艾回来了，我让他去找您。吴妈手摆得像风中的树叶子，连忙说，不用找的，要不，你就告诉他一声，我要去成都了。

我随口说，好的，一定转告他。

老艾回来的时候，一脸阴云。我告诉他吴妈来过，说她要去了成都了。他说知道了，就不吭声了。他的脸一直黑到下班。

他叫我一直吃饭。看他心情不好，我就答应了。

我们去的那家餐馆离辖区不远，但不在我们辖区。老艾说那样

避嫌。餐馆有老艾喜欢吃的几样小菜。跟老板也熟，老艾有时还跑进厨房亲自操刀，乒乒乓乓一通，乐呵呵地端出两盘小菜来。他最拿手的要数凉拌黄瓜了。刀拍或是切成滚刀块，撒上一撮大蒜泥、葱花、食盐，淋上几滴花椒油，再来点儿醋，味道酸酸甜甜，带点儿小辣。

那天，我们就着一瓶廉价白酒，喝着。

老艾知道我酒量不行。他给自己倒一杯，给我倒小半杯。一杯酒喝得底朝天了，他又给自己倒上半杯，给我滴上两滴，那也算是加上了。

喝到小醉的时候，他的手就挥来挥去的，像赶苍蝇，嘴上也不利索起来了，像复读机那样重复嚷着“拆，拆个精光，拆他个乌龟，乌龟王八蛋”。

再后来，他就提到吴妈了。他说，她是个可怜的女人，知道吗？

我没说话，给老艾倒了小半杯酒。他嫌少，又按着酒瓶倒满了。

人家说吴妈克夫，克死了自己的丈夫。她丈夫是个小包工头，专门给别人种房子。我很佩服那些发明词语的人，顾名思义，“种”的意思就是说像种菜种树那样把房子栽在土里。单砖抹黄泥，只要做成房子的样子，就可能哄点儿拆迁款。好多人靠这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呢。当然了，也有人因此搭上了性命。吴妈的丈夫就惨死在他种的房子里，房子还没盖好，墙就倒了。

我说，哎哟，我的天。

这人呢，你不了解就不知道人家的痛苦。老艾脖子一仰，杯子又见了底。

老艾接着讲。你说家里的顶梁柱没了，那还不是天都塌下来了。女人哪能没个男人呢。她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可赚不来钱啊。自己省吃俭用，也不够拉扯儿子成人啊……

吴妈最困难的时候，连物业费都缴不起。物业上门收费，她拿着扫把赶人家走。物业停她家的水，她就带着菜到公共卫生间洗菜、接水。

她是个武汉娘们儿，够泼辣。老艾嘴角挤出一丝微笑。物业找到我，要我解决问题。

这事可管可不管，管吧，也不好管。不管吧，好像又应该管。老艾衡量一番，最终答应先了解了解。

老艾去了吴妈家，他没提物业说的的事儿，谎称做户口登记。吴妈也很配合，还给他倒了一杯水。这杯水是她盗取楼道消防栓里的水烧的。老艾只喝了一口就喝不下去了。这水一递到老艾手上，吴妈就开始哭诉了。老艾没办法，扯了个理由，选择走为上策。

老艾没走多远就不走了。问题的关键是吴妈没有钱，没钱好人也能变坏人。到头来，社区治安工作照样出娄子。老艾又转身上楼，敲开了吴妈家的门。

老艾问，会扫地吗？

我？哦，扫地，会，会。吴妈被老艾问得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她手上正拿着扫把呢。

老艾说，那就好。这居委会差一个保洁员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给居委会说一声。

对于吴妈来说，只要能拿工资，把劳动换成钞票，这何止是雪中送炭哦。

事情就这么办成了。吴妈去居委会当保洁员，一个月五百块钱，早晚打扫一次。后来，老艾又把吴妈推荐到物业，让她管一片停车场，三天打扫一次，除了抵扣物业管理费以外，吴妈每月还可以从物业拿两百块钱。这扫地可是吴妈的拿手活，连附近环卫站的领导都看中了她，吴妈很快被聘用了，基本工资一个月一千。虽然工作量加大了，可吴妈宁愿自己累一点儿，多拿点儿钱才好受啊。

吴妈就凭着手中的扫把供儿子自强念完了高中。自强大学没考上，自己也不愿读下去了，吴妈找到领导，想给他找个事做。领导皱着眉头打发了吴妈。吴妈后来想想也是，不能让儿子干这么卑贱的活儿。好在自强从她那里遗传了不少吃苦基因，他找到了一份稍微比环卫工体面一点儿的工作，在成都一家小快递公司当派送员。有人问起自强在哪里工作时，吴妈省去了“快递”两个字，只说在

外地一家公司上班。别人又问，那忙不忙啊。吴妈会骄傲地说，哎呀，每天忙得不得了啊。不知情的同事连连夸奖自强这孩子有出息。这时，吴妈的脸上就会闪过一丝笑容。

老艾一喝就讲开了，还要接着喝。我没依他，只给他滴了一点儿，剩余的小半瓶被我拽在手里，他这才作罢。

他点燃一支“火之舞”，门口的保安也抽的那种烟。

烟雾被昏黄的灯光一照，泛出晨曦一般的色彩，老艾的脸上也闪着一丝特别的光亮。

他晃着脑袋，说，酒啊，其实是个好东西。喝了想法就不那么多了，睡一觉就又是一天。

那是，那是，但，今天咱不喝了。我心意已决般地紧握着那多半瓶酒。

老艾有些感动。好多年了，都没人劝他酒了。

趁着酒兴，我真想劝劝他，老哥，这酒啊，可以慢慢喝。

我不光想劝他少喝点儿酒，多喝两口少喝两口真不算个事儿。我倒是想劝劝他再找个女人，哪怕条件差一点儿，总得有个伴儿啊。

吴妈就挺合适。两人岁数差不多，脾气也合得来，在一起过个日子没问题呀。话在嘴边转了几圈又被我抿回肚里去了。

再过几个月，这里就不再是这里了。老艾呼出老长一溜烟雾，比他“唉”一声都还长。

我问，吴妈真要离开吗？

烟雾消失了，老艾的脸色也暗了下来。他说，她儿子在成都，要娶媳妇。

我此时才明白吴妈为什么要到警务室找老艾，而恰巧老艾又不在了警务室了。他们八成谈过是去是留这件事了。

老艾踩灭了烟头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。他大手一挥，撤！

他喊撤了那就撤呗，我们一向如此。

四

睡了一晚，那句被我抵回肚里的话又反刍回来了。我想趁吴妈还没离开找她谈谈，说不定，我能做好这个媒呢。

刚好陈爹爹打电话说厨房的一块桃木砧板不见了。他一再强调这砧板在超市里根本就买不到。不用想，砧板肯定是找不回来了。但我还是答应一定尽力帮他找回来，但愿他知道“尽力”的含义吧。能怎么办？要是我偷的我一定还给他。

再往上一层就是吴妈家了。我借着手机的亮光，摸了上去。

她家的门是开着的，屋里空荡荡的，连门口的风水玄关都拆掉了。她斜靠在一把破旧的藤椅上，腿上搭着一件军大衣，仰着头想着什么。

我稳了稳神，前脚迟疑地迈了进去。脚掌触地的声音还是惊扰了她。她转过身看着我，目光和她的脸一样消瘦。

唉……我听见她轻叹了一口气，双脚就迈不动了。

她掸了掸身旁木条靠椅上的灰，说，哦，小刘啊，快进来坐会儿吧。

我应了一声，走近了问她，您东西都收拾好了啊。

风轻易地从外面蹿了进来，她咳嗽了好几声才停歇下来，说，是啊，早点儿收拾收拾，有些东西还能卖点儿钱，旧家具店的人都在趁火打劫啊。

我附和着说，对，那些人都钻钱眼儿里去了。

她摆摆手说，算了算了，房子都要拆了，留这些物件也没多大意思了。

我听出吴妈话里暗含的意思了。她真要离开这里了，变卖了所有家具，那自然是要离开此地了。

吴妈说，只能这么办了，房子拆了，也不图个啥了。拆迁款刚好够自强在成都付个首期。到时过去帮忙做做饭，洗洗衣服，等自强结了婚就不用再操心了。

她把日子已经规划到婆媳时代了。

我看了一眼吴妈。她的眼圈是红的。

风顺着她眼角的皱纹一扫而过，她眼底的湿气就不见了。我印象中她的眼睛常是这样湿润，却从没见她流过一滴眼泪。

吴妈突然问我，小刘啊，你说成都好还是武汉好啊？

我答不出来，真答不出来。谁都答不出来。

这问题压根儿就没答案。是比较两个城市的繁华吗？成都有地铁，武汉也有地铁。成都有宽窄巷子，武汉有楚河汉街啊。

都好，都不好。但我没有这么说。

我装着很向往的样子说，都不错啊，而且听说成都人很懂生活呢。

吴妈说，我去过成都，还是觉得武汉好。

我呵呵一笑，您这是住惯武汉了。

吴妈摇了摇头说，唉，这是命啊。

我的心突然被她“唉”得沉重起来了。“命”就是不能抗拒并且必须接受、面对的一种归宿。在分金街，又有多少人能够抗拒和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呢？

显然，吴妈已经决心接受“命”的安排。她要去成都和儿子住在一起。或许，她的选择是对的，是幸福的。我这么想的时候，那些话也就讲不出口了。

吴妈从军大衣下翻出一本册子。我看清了，是本小影集。

我问，吴妈，这是影集吧。我简直就是没话找话说。

吴妈应了一声，是咧，家里搬空了，也没啥事儿，看看老照片有个念想。

我好奇地凑近了一点儿。大多是自强的照片，小学时的登记照，初中毕业照，也有现在的工作照。其中一张照片，不，确切地说，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图片。

我问，咦，这是什么时候照的？

吴妈说，这呀，是老艾……艾警官那时候帮我介绍工作，后来居委会请了记者，专门给我们拍了照，还上了晚报呢。居委会把这